

道德經測

卷上
卷下



道德經測序

夫道德非老氏之書也蓋言

道之書也其言大

而未究

源遠

弱或取清靜或用以長生久
視夫柔弱則柔弱已耳清靜
則清靜已耳長生久視亦長
生久視已耳不可謂其用處
非老氏之道不可謂其用處

即老氏之道譬之日月經天
幽隱畢照而寓內視息之衆
各穿戶鑿牖取隙光焉誠不
得謂隙光非日月也顧安得
指隙光為日月乎哉世之不

道行經漢序
知老氏者徒以為此遐興之
士方外之言枯槁赴淵者之
所好而已矣不適于治及見
曾相國師禮蓋公試用于齊
竟使民歌寧一而曾于漢代

稱賢相則又以為老氏蓋精
于治皆非知老氏者是其塵
垢糝糠將猶陶鑄堯舜清靜
寧一何為且其所載之清靜
特曾相國之清靜非老氏之

道錄卷之五
清靜也如老氏之清靜治身
治家治國可適不可所謂無
為而無不為豈區區談簡不
事之為清靜乎哉余少而
讀道德嘗驚怖其言猶河漢

而無極及長稍窺見一斑知
與吾聖人之言不異猶龍之
歎殆非虛語覽諸名賢註疏
時令時離席幾一想見于語
言之外余及洪念卿性耽靜寂

棲託深山潛神此書繼以年
歲頃見志從之遊授以道德
謂與大易相表裏允前人未
揭之宗未盡之解一一剖分
而出于道德一經幾乎無憾

蓋昔賢之好老氏者獨置牀
頭他書罕讀者有謂言至道
無如五千文至作詩云近存
八十一章註從道老聃門下
人者此其于老氏皆若有癖

烏余之有老氏癖略同而著
無暇畧未能為贊一詞讀愈
卿道德經測欣然有會意謂
有此經不可無此測遂為授
梓人而并序之如此

萬曆戊午四月哉生朔新安
畢懋康題



道德經測序

余既測易已曰余自昔通人多并
好老易蓋其旨有默合者遂并測
之序曰玄教免分為三矣世儒斥
二氏為異端釋氏亦斥老與儒為
外道為望漢幟重設藩籬於一

世界中畫隔天地噫月狹而不廣
自隘心童欺釋氏所云無淨三昧
惟老氏能老氏以紛紛控銳象下
不爭為姦法釋氏之徒多巧詆
訾之而彼如弗聞也者儒古或訾
之或嗜而尊之而彼如弗聞也

者夫惟不爭者天下莫能與之爭
真上善已今儒釋之書汗牛充
棟令人目眩而老氏寥寥惟道德
一經孤行寓內然正惟私以故道
無分岐言無麗襟使古通上士
一門深入只此不爭以爲昏以爲晦

若頑且鄙便可直証真常入於
恍惚窈冥之地雖學老氏者或
以長生久視自開途徑要其占
世都遺清靈不染猶不失為老
聖別派之孫則老聖教法不以
曲而全之者大矣若以易義準

之所云有物混成已分明挈大易
根宗與包犧氏落筆一畫真可
作彖此固已全通易象矣乃至
絕學無憂其於不習无不利之
旨亦無辨嬰兒未孩其于何思
何慮之宗亦無符靈不展而勒

愈出於窳然不動感而遂通之
致之無辨他如損之又損合乎損
益塞兌閉門通於震艮高以下
為本貴以賤為基其所為直父
又與惡盈而謙之義印篆合符
諸如此類何可勝舉即謂道德

為老氏之易可謂老氏者周易
作爻辭作繫辭亦可謂進者為
儒通義文周孔四聖與老聖為
五寧須牽附乎哉無恠乎玄心
達士塵垢萬有而於是書旨趣
終身不厭自釋氏末流欲專其

教曲為謗歎而道德之旨晦諸家
之解知尊道而龍象神形或
不能究厥君宗其旨亦晦略舉大
端如人法地、法天、數語蓋老聖
特為混成之物分交畫象而諸家
謂通相效法夫道之外乃有自然

可法可謂道乎則夫老聖云下士聞
道大笑之殆謂此已余用是忘其
淺鮮為此徑臆測蓋亦不知之作
敢謂盡掩前徽然一二獨得之
解于古人缺漏或少補焉則此
書出而老氏之道明矣氏之道

明而易六明矣

新安洪應紹謹題

道德經測

新安洪應紹著

門人畢熙志校

上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
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
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
衆妙之門

可道之道如道自道也之道欲意欲也欲如

此也。徼竅通物所出之孔竅也。又如邊徼之徼，言物之盡處也。

測曰：老氏以無為宗者也。其所謂無，即所謂常，非對有之無也。此章言道首揭一常，此老聖憫世心切，直為世人一言道盡常之為義，無理不攝，孰窮要妙，畧言其槩，亦有數種現前。即是則平常義終古固存，則久常義萬境不變。易則貞常義瞬息不相違，則時常義人于常道日用不知，每以歸之聖賢且意聖賢。

何修至是，豈知道常道也。常即是道，何須更道。若可道之有道，不道即非常矣。譬之于目，明者其常可明，非目譬之于耳聰者，其常可聰，非耳蓋此不屬人為，非可為得，但有為而反失耳。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不可道，安可名。可名者，皆不可常者也。凡世間有形有相，一切可名之法，皆歸變滅。天地名天地，不常萬物名萬物，不常巧利聖智名巧利聖智，不常信可名之非常名也。道無名有天地而有名。

道生天地故無名為天地始天地生萬物故
有名為萬物母天地以有生衆有而道以無
有生天地是一切皆從無生矣設也無不能
有無即不可為常有不歸無有即不可為常
聖人之常無即有而無無實非無故以觀其
妙聖人之常有即無而有有實非有故以觀
其微此兩者果兩乎非兩乎老聖于此猶費
分拆蓋曲為二見之人解朝亦無可柰何也
若上上智人但自得常即徼即妙何有何無

何同何異哉同出而異名且道出于何處名
雖有異其實無同同謂之玄而已玄天之色
也以明幽遠莫至之義故謂之玄然有玄可
指猶非至妙玄之又玄並不可以玄得矣是
則無徼而非妙無妙而不從此出故曰衆妙
之門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
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
相傾聲音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

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呂吉甫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善之為善而欲之知惡與不善而惡之然自離道言之則雖美與善者離乎道矣自出于道言之則雖惡與不善皆非道之外也由是觀之則美斯惡善斯不善豈虛言哉是故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是謂有無相生難事作于易而易亦由難之故無難是謂難易相成有鶴脰

長乃知鳧脰短有鳧脰短乃知鶴脰長是謂長短相形以高為是而百川藏納則高傾乎下以下為是而四維作鎮則下傾乎高是謂高下相傾黃鍾為君則餘律和之餘律為君則黃鍾和之是謂聲音相和在春夏則春夏前秋冬後在秋冬則秋冬前春夏後是謂前後相隨凡此六者當其時適其情天下謂之美謂之善不當其時不適其情天下謂之惡謂之不善則美與惡善與不善亦迭相為往

來興廢而已夫孰知至美至善哉是故聖人
以無為處事終日為而未嘗為以不言行教
終日言而未嘗言美與惡善與不善一切無
容心則萬物之作吾不見其作與作之者不
見其生與生之者不見其為與為之者則雖
作不作雖生不生雖為不為吾何辭何有何
恃哉此所以功成而不居也夫有居則有去
在已無居夫將安去哉

陸師農曰美至于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善

至于無善者天下之真善也真美離斯天下
皆知美之為美真善散斯天下皆知善之為
善是以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此勢
之必然也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者
將以使人冥于真善混于真美復歸于朴而
與天地為徒與造化為友者矣若然者萬物
之息與之入而不逆萬物之作與之出而不
辭吾亦何容心哉

李息齋曰吾之本性未始有物孰為美孰為

惡孰為善孰為不善有生既立形名遂分人皆知美之為美而不知惡之名已從美生人皆知善之為善而不知不善之名已從善起蓋天下之物未有無對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有其一未有無其二者聖人知之立于物先順物自然為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取善不捨惡未嘗執一未嘗不一終日為未嘗為終日言未嘗言是以萬物並作吾與之作作而不辭萬物並生吾與之生生而不有方其有為非我之為順物而已故為而不恃及其有功非我之功應物而已故功成而不居

測曰知美知善蓋居之者非其常也故美斯惡善斯不善以至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聲音前後相生相成相形相傾相和相隨皆不可常處無為之事則事與無事唯一無為事而常矣行不言之教則教與無教唯一無言教

而常矣聖人之所謂常豈必枯槁寂寞以無
為無者執現前未嘗有物萬應未嘗有心即
有即無所以為常所以為妙也然則有辯固
為沉空有居未免滯相使居無為復入有為
使居不言亦落有言夫唯不居是以不去盡
之矣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
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
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測曰民之好爭而善盜以其多欲耳上之人
又從而引之將安不至乎標枝野鹿古昔無
為之治象宜乎不得見矣故老聖教人為治
要在使之無知無欲夫欲賢之與欲貨均欲
實也不尚賢使民不爭世駭之以為老氏之
言不知此周孔之教也昔周公太公受封而
相見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
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則尚賢

教爭之訓彰彰矣益尚賢與貴難得之貨皆使之見可欲而亂其心者也亂之而以漸治不亦遠乎是以聖人不尚不貴使之不見蓋見則知知則欲欲則心志悖亂虛之弱之聖人之所以自治即以治民腹為心宅志為骨主虛其心腹自實弱其志骨自強夫使民不見可欲而心有不虛者乎而志有不弱者乎民于是唯安日用不敢有為上下之間皆還淳樸縱有機智何自施巧此真所謂為以無為者真上治也

呂吉甫曰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虧而腹實矣腎藏志而骨者腎之餘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本作盅器之虛也李約云帝生物之主也群化皆處後唯道獨居先

測曰道冲然耳用之而有餘盈者乎有形量者其虛可盈道之冲孰得盈之此所以為萬物之宗也如淵之深酌焉而莫知其壺即求其為宗者而不得也似物之宗而已妙哉冲用者乎人情好銳冲則挫矣人情多紛冲則解矣和其光無量光為一光冲無淨相淨亦同之同其塵無量塵為一塵冲無垢相垢亦同之所謂大同也超然獨存亦不可定其存湛兮似若存孰得知其名氏哉此夫未始有道也

始者象帝之先乎象帝之先即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惟無名故曰象帝亦待以用之真常道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橐籥冶鑄者所用以致風之器也橐者外櫝以皮為之所以受籥籥以竹為之橐口之管也屈鬱也抑而不伸之意數音朔

測曰世皆知民被澤聖仁民則盍盛治矣抑
孰知上德不德大仁不仁仁固不足以名之
哉觀天地可知聖人矣天地無私而順物故
物自生自死死非吾任怨生豈吾任德萬物
固已自然天地聖人又何事焉辟若結芻而
為狗徒有芻狗之名固不受生死之物也人
于芻狗亦無自作生死之心祭則陳之畢事
則置之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萬物固已
全其生矣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百姓固

已全其性矣雖然天地聖人亦非有意不仁
之天地之間總此一自然之機天地聖人但
能勿易之而已譬猶橐籥一鼓動之開則氣
出闔則氣入橐籥之為用固已妙矣然橐籥
亦何知何為哉惟其虛而不屈是以動而愈
出耳天地聖人以此機陶鑄萬物亦以此機
自陶自鑄天地之長且久聖人之同天地皆
守此一機故又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中者
虛也中本非中守亦無守見德則窮于仁多

言則窮于口說知夫不仁之仁之為至仁不言之言之為至言也哉然則天地聖人萬物百姓總在一橐籥之中而已矣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谷喻也以其虛而能應應而不有微妙莫測故曰神牝者虛處能生物者也玄者幽深不測之義養生家以玄為天牝為地或又一說呂吉甫曰谷有形者也以得一故虛而能盈

谷神無形者也以得一故寂而能靈人也能守中而得一則有形之身可使虛而如谷無形之心可使寂而如神則形與神俱妙而不死矣古之人以體合于心心合于氣氣合于神神合于無其說是也夫至體合于無尚自不生奚而可死然惟不生乃能生生是之謂玄牝玄者有無之合也牝者虛而能生者也道之生人生物生天生地皆由此而已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以為亡耶則綿綿而

未嘗絕以為存邪則惡觀其存也若存而已
若存若亡非絕非續則吾之用之何所容心
昭合而已何勤之有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
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
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測曰物未有不為形累者也凡屬於形皆不
長久然人有身天地有形一也天地何以能
長且久哉列子之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
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天地惟得是
道是以能長久耳故曰以其不自生故能長
生設天地欲自生以歷彼長久之數亦必有
所不勝矣蓋惟天不私天也地不私地也今
一範此身而為人即竊竊然私之曰吾身耳
吾身耳所以奉其身者無不至而身乃忽化
為烏有矣豈形之真累人亦私其身者累之
是以聖人心與天地同一無私後其身外其

身而非身之身其長且久乃非天地之長久
可量無私成私豈聖人之心邪道則固然也
如聖人曰我且以無私成私即不得謂之無
私矣即為自生豈能長生

蘇子由曰老子之言長久極于天地蓋就人
所見者言之耳若夫長久之至則所謂天地
始者是也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
故幾于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

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矣

蘇子由曰避高超下未嘗有所逆善地也空
虛靜默深不可測善淵也利澤萬物施而不求
報善仁也圓必旋方必拆塞必止決必流善
信也洗滌群穢平準高下善治也遇物賦形
而不留于一善能也冬凝春泮涸溢不失其
節善時也此七善就水言一說居之而安善
地也藏心于淵善淵也與謂所與者與必親
仁善仁也言語必信善信也以正治國是謂

政善治以能運事是謂事善能動必當其可
是謂動善時皆有道者之事

測曰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非善之必不可
有由以善爭則喪善也上善不爭不爭則兼
總衆善而無尤故善地善淵善仁善信善治
善能善時此七善者以知善之善處之則見
善見善斯不善矣以不爭之善處之則不見
善不見善又何尤矣水之幾于道也唯不爭
也彼其利澤萬物豈非善之所聚哉而水若

無有也方處衆人之所惡而已衆處高獨處
卑衆處易獨處險衆處潔獨處穢彼惟不爭
夫誰與之爭乎人世之易相尤也難乎免矣
水唯不爭故無尤故曰上善若水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
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
身退天之道

惧其溢而左右以支之曰持持而盈之謂盈
而持之也惧其折而節量以治之曰揣揣而

道徳經
世
銳之謂銳而揣之也皆古文倒語耳一說持
以防溢而盈之則必溢故不如其已揣以防
拆而銳之則必拆故不可長保于文稍順
測曰盈必溢銳必拆世皆知懼之而無柰其
好盈好銳何也既盈且銳而後乃紛紛或持
或揣吁亦晚矣故盈而持何如勿盈銳而揣
何如勿銳多藏必厚亡滿堂之金玉若何能
守貴高者身必危富貴而驕誰其免咎然則
盛滿尊巍之地將終不可處乎古之至人何
以不罹此患哉法天之道而已矣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道尚然而
况人乎

劉師立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
之在進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易淫戒之
在傲功成名遂必危在乎知止而不失其正
老氏此言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
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勤
而行之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
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
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
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載乘也營如經營怔營之營白虎通曰營營
不定貌是也滌如水之濯除如糞之除開闔
以心之運動變化言畜養也宰制也

測曰老氏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然則神本自一其不一者體魄之為

累也魄之為物耳逐聲目逐色鼻口逐臭味
營營無有休息故曰營魄世徒知魄能載神
而不知神能載魄魄載神神逐魄而滯于有
則不一神載魄魄從神而返于無則一載者
如車舟之載物惟其所之也人離為二我
抱為一抱一之旨萬法之宗古聖所以全真
養生家所以深根固蒂長生久視無不由此
此固一言盡之矣老聖猶恐人未了于是盡
發抱一無離之致專氣致柔者莊子曰無聽

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蓋心有是非氣無分別故心使氣則強心冥
于氣則柔專氣則致柔矣夫專氣致柔所謂
純氣之守也非嬰兒其孰能之玄覽玄妙之
見也疵病也衆人之疵粗而易除智者之疵
微而難遣金屑雖精入眼成翳以覺為礙可
勝病乎是故貴滌除之也能嬰兒能無疵則
既抱一無離矣若于一切境緣不得自在宛
然成二猶非真抱一者抱一則不必逃世能

無為即愛民治國處抱一不必守靜能為雌
即天門開闔時抱一不必去識能無知即明
白四達中抱一民不妨愛國不妨治在以無
為為之而已天門者指此心言也莊子入出
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開闔動靜之義凡物雄
躁而雌靜雌先而雌後為雌即所謂守雌也
心本覺知但嫌于有辟之于鏡物來則照復
有知照者乎明白四達心即知矣若又有知
之者是知上起知知反成蔽故要在無知也

萬物生于一養于一聖人何嘗不生何嘗不
為何嘗不長之哉但不有不恃不宰而已是
謂玄德夫玄德深且遠矣

載營魄之義諸家之訓不同營有訓止者蘇
子由曰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魄為物故雜而止魂為神故一而
變謂之營魄言其止也有訓衛者呂吉甫曰
載者終而復始之謂也營者環而無隙之謂
也魄隙而不營則一離而不抱矣有即訓魂

者林虜齋曰營魄也神也魄精也氣也魂魄
之義亦諸說不同焦弱侯曰古者魂魄或合
而言之左氏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是也或分而
言之左氏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
也大抵清虛則魄即為魂住着則魂即為魄
如水凝則為冰泮則為水其實一耳又淮南
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鄭康成曰口鼻之
噓吸為魂耳目之精明為魄關尹子曰精主
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

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轂輪所轉也埏和土也埴土之黏膩者謂以水和黏膩之土以為陶器也半門曰戶牖窓也

測曰老氏以無為宗碩無則無朕言如吹影思如鏤塵孰得而指其妙哉故特借有形之物以示人夫車與器與室之以有為天下利也世皆知之不知其利在有其用在無輪轂雖具匪當其無則車不行埏埴雖巧匪當其無則器不成戶牖雖列匪當其無則人無從托處是無之為用人所習而不能離也道冲而用之或不盈乃紛紛逐有何為哉試思三者之為用可以悟矣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

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令字俱平聲爽差也行去聲為腹猶易艮背之意李約云目無厭聖人不為腹知足聖人為之目視外故云彼腹實內故云此

呂吉甫曰目之所以能明者色色而非色也屬乎五色則失其所以為目無異乎盲矣耳之所以能聰者聲聲而非聲也屬乎五音則失其所以為耳無異乎聾矣口之所以能知味者味味而非味也屬乎五味則失其所以

為口無異乎爽矣萬物無足以撓之者心之所以靜而聖也逐乎外則罔念而蕩狂矣事莫不然而馳騁田獵為尤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行所以全也求乎外則殆辱而行妨矣物莫不然而難得之貨為尤甚腹無知者也受而未嘗貪目有見者也貪而不能受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有欲之追求而取此無欲之虛靜也

吳幼清曰上言耳目口心行五者下獨言目

蓋舉一以包其四董思靖曰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言視釋氏六根眼色若首皆此意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以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托於天下

人所動情莫如驚所寶重莫如身貴大患若身非真貴患也凡有大快皆為大患戀而着之即貴患矣為吾之為去聲

測曰世人之難與入道由身累也寵辱嬰之百患集之而人方且戀寵而貴患其當寵辱也若驚然其貴大患也若身然夫人情皆上寵而下辱也不知辱不自生生于寵則寵為下矣乃不悟其為下得則喜若驚失則懼若驚既驚其神即着萬物去道遠矣人世之患皆從身起身乃大患之根也人未有貴患者

而莫不貴身貴身者有身也有身者有大患
者也則欲解大患亦復何~~其~~無吾身即無患
矣夫既已肖貌而成身若何言無有之無之
不在身也吾視身與空等視憂患與寒暑晝
夜等吾有何患哉雖使為天下無不可者責莫
重于天下寵亦莫寵于天下忽然忘身而天
下之患皆不相涉權利不驚富貴不有以天
下為天下彼直汎焉寄託于其上而已此所
謂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者古至人

也夫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
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
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
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
是謂道紀

夷平也希無也少也微細也鈔也凡物多上
明下暗道無上故不皦無下故不昧也繩繩

不絕也恍有也惚無也不見首無起處也不見後無止處也所謂常也古在今先道先天地而生天地道為古始天地萬物皆今有也天覆地載日照月臨時行物生一切變化有紀如是皆道為之是謂道紀

測曰此章之言正老氏所謂無所謂常道也特于此極形容之以示人耳非色視何見非聲聽何聞非形搏何得曰夷曰希曰微而已名之以三其實無三豈惟無三亦復無一混

成之物何從詰之皦昧者明暗相凌奪者也混而為一奚分明暗惟覺其繩繩兮出于一切絕續長短之外則雖希夷微三者亦屬強名終不可得而名之歸于無物而已矣然使其如空之無即成無相乃此物惚兮恍兮似無物也非無物也無狀有狀無象有象也似有物也非有物也迎不見首隨不見後也既無前後何有古今然而物莫有先之者則此獨為古矣為始矣誰能于視不見聽不聞搏

不得之處而知古始者孰是能執古道御今
有而為道紀者諒非希夷之士復歸于無物
者不得與于斯矣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
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
儼若客渙若冰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
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能敝
不新成

豫猶皆獸名豫象屬隴右謂犬為猶象能前
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彘又回轉故遲回不
果謂之猶豫冬涉川難之也儼矜莊貌渙散
也曠空也

前章極陳道妙此章遂言事道者老聖立言
本有次第須見前後常相合一方得其解蘇
子由曰麤盡而微微而妙妙極而玄玄則無
不通而深不可識矣王元澤註略曰士者事
道之名有此道而退藏于密密者本性之內

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士者異此矣故稱古之
善為士者冬涉川者至人無心于物迫而後
動若不得已也畏四隣者退焉深處不出性
宅常若畏隣歛行而不縱也儼若客不為
主也渙若冰將釋則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之
狀原人之始同于大空忽成我體如水成冰
消而歸空渙然將釋如冰解凍復還為水矣
樸者材未為器之稱不雕于人為得全其初
故若樸也谷應而不藏者也以空虛應一過
不留故若谷也濁無分辨渾彼我同是非故
若濁也皆所謂強為之容也士之至于此亦
自有道矣凡澄性與澄水同加功則動而彌
濁唯靜以聽之徐自清矣求速則槥其本而
生機稿唯安以久之徐自生矣有道之士所
以物莫能濁者以其靜之徐清歸于寂定故
徐徐以生不覺其增長也夫孰能為此者信
恍惚之理任繩繩之運而無心與其間故皆
曰徐也然見道之後或盈而有之違道遠矣

道本無體非屬盈虧用則有餘求之不得故
得道者未嘗盈則成道者未嘗新也道之為
用通萬物而不敝以其無敝無新不成不敗
故也敝生于新敗生于成士雖成道而不盈
則處新若敝矣苟得道之初矜其新成即與
道異意即非大成經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敝不新成則盡之矣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
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
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
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開元疏致者令必自来如春秋致師之致作
起也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妄作凶
靜則吉動則凶也自歸根至知常自知常容
至道乃久皆無先後特言語之次耳沒身不
殆不為身累也

測曰此一章老聖教人道要極精密極親切
讀者不可隨言生解纔于此事許有少分道

不外虛靜而已致之守之似由人力曰極曰
薦人力無所用之何以曰致虛極蓋致虛存
虛虛猶未極虛極者忘虛何以曰守靜薦蓋
守靜存靜靜猶未薦靜薦者忘靜斯道也歸
根復命之道也試觀萬物之生時作時復恒
情于作處見生機善觀物者乃于復機見生
機夫物當春夏芸芸而生至于秋冬節解葉
脫生意歸藏命根乃固此即物之靜物之復
復而後生生者可常也若人何以歸根物有
物根人有人根人之根即天地之根人與天
地萬物皆從此出生所謂命也不歸于此何
以能靜何以復命凡人生日逐色耳逐聲心
逐念芸芸無已惟智者觀物而知復以目還目
以耳還耳以心還虛纖念盡忘一切不役即
當處歸根當處靜定當處復命不可道之常
道乃于是自我能道之矣歸根曰靜者若謂
止動求靜吾不曰靜芸芸而歸其根乃曰靜
靜乃曰復命耳知常之知亦非常外有知歸

根復命是謂知常明詵如之知常者無妄不
知常者恒自生妄若乃知實不知虛與虛不
期極知動不知靜與靜不期萬皆謂妄作搯
我命根凶難免矣夫惟知常者道無不盡知
常即知萬物與我同一命根且無異相何者
不容容乃公均在一常不內私其身也公乃
王無私可以行王道也王乃天乃位乎天德
也天則道在我矣此所謂常道先天地生後天
地老其久也超出一切利害消長成虧之外

豈有殆焉

王純甫曰致虛而至于內不覺乎一身外不
知乎宇宙與道冥一萬慮皆遺始可謂虛之
極矣致虛既極守靜自薦非兩事也故虛曰
致靜曰守云

或問公乃王楊龜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
應世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
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

姓皆曰我自然

太上猶言最上猶與猶兮若畏四隣之猶同
皆疑畏也

測曰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所謂不知
有之者上不施德下不知恩雖親譽無從而
起况畏之侮之乎真上治已其次則已有見
德之心其次則德薄而以法繩之矣其次則
法不能制而皆以智巧勢力相凌悍然有侮
其君上之心矣信者上下之孚也太上忘信

親譽者相信而已不足于信畏侮則交疑畏
而不信矣于是不得不假詔令之煩以曉告
之上下相疑而言始貴于天下噫亦末如之
何也已然其敝則自親譽之起即生畏侮之
因長短相形高下相傾塞源拔本非一游之
于自然而欲希太上豈可異哉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蘇子由曰大道之隆也仁義行于其中而民

不知大道廢而後仁義見矣世不知道之與
天下同于混沌也而以智慧加之民于是始
以偽報之矣六親方和畝非孝慈國家方治
孰非忠臣堯非不孝也而獨稱舜無瞽叟也
伊尹周公非不忠也而獨稱龍逢比干無桀
紂也涸澤之魚相啣以沫相濡以濕不如相
忘于江湖

林慮齋曰大道行則仁義在其中仁義之名
立道漸漓矣故曰大道廢有仁義譬如智慧
出而天下之大偽生六親不和國家昏亂而
忠孝之名立此三句皆證上一句也

測曰無則合道有則病道有仁義有孝慈有
忠臣與有大偽皆有也皆非大道故老聖一
體斥之世之儒者遂謂老氏詆排仁義不知
老氏非詆排仁義乃善發仁義之精者也易
曰仁者見之謂之仁孟氏曰非義之義大人
弗為為我為義兼愛為仁則仁義充塞舜之
法天下傳後世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合三

書之言觀之而大道廢有仁義之言固已顯矣故曰道可道非常道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學者誠知義之所以入神即知老氏之所謂大道然後觀世儒之仁義其廢大道審矣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既好仁矣猶言不好學可不思所學為何事也哉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則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屬如莊子屬其性乎仁義之屬有所屬者衆人于文惟恐不足故也

測曰大道以無為宗苟有聖智有仁義與有巧利何以異哉巧利世俗之趨也仁義則君子之道矣若聖智則以為至極而無以加焉然一不棄絕為害均耳世皆既其文未既其實徒厭俗而趨真去巧利屬仁義去仁義屬聖智即自以為增勝之業不知有屬之皆失吾實也惟聖智仁義巧利一切捐棄然後真

聖智真仁義真巧利全體顯現有絕斯存何
文非實此老聖徹底為人不惜秘藏而世且
以其言為老聖病則老聖莫知莫行之慨豈
偶然哉抑不思人性之初素樸而已矣何得
有聖智仁義巧利三者之名有是三者即皆
已入于文與素樸遠矣故惟素樸為實外此
皆文見此抱此而後私欲乃可淨盡夫私欲
非但巧利凡有所屬即聖智仁義皆私也皆
欲也老聖既已教人絕之而第曰少且寡者

入道者患不見素誠見素矣雖次第盡奚分
頓漸此章之言詞氣太激蓋欲人猛着精神
徹見源底乃讀者識量淺狹又不深思以詞而
害意執言而不知宗則世之訶老聖猶淺也吾
為訶之夫三者絕矣而有利有孝有慈有不為
盜賊者其于有聖智有仁義巧利亦何以異哉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
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
熙熙如享大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

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
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泯泯兮俗人昭昭
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晦寂兮
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
人而貴食於母

唯阿皆應聲孩小兒喫也有歸必稅駕而不
乘乘乘無歸無住着也性無餘欠有餘皆外
物也遺失也沌混沌無知也昭明察苛細也
有以有為也頑不知痛癢也古謂都為美郊為

鄙食音嗣

測曰道非善之所名非學之所得有學正與
道違絕學而道在我矣何以絕之絕巧利絕
仁義絕聖智則絕學也夫有學因有得失有
得失寔生憂喜絕學矣而何憂乎然此非老
氏之言也易曰不習無不利固已發絕學之
旨矣學者徒矜善惡意不學則惡不消善不
積終其身或趨或避倏憂倏喜憧憧往來何
有休息甘以善自桎梏為天戮民亦足悲已

豈知道絕名相于何云善惡無從生善亦不
立有惡有善並乖道體故以善勝惡猶以唯
勝阿相去曾幾何老聖又自發明此非恣意
實行之為絕學也夫惡之于世禁嚴矣蹈惡
可畏何得不畏不毀世法而不違正道乃真
絕學但衆人則執畏為真謂憂為足終身憂
畏之中其心荒亂未有窮極就惡者熙熙然
惡亦一大牢一春臺就善者熙熙然善亦一
大牢一春臺得一善則自有餘自昭昭自察
察自負有以唯阿矜勝取類夏虫而不知聖
人此際都無影響泊兮未兆莫見端倪嬰兒
未狹安存智識乘乘無歸孰得其棲泊之所
若遺而已若愚而已若昏若悶若晦若寂無
所止而已無得故若遺無知故若愚窈冥恍
惚莫知其狀應則有覓則無故若昏若悶若
晦若寂無所止蓋無惡復無善無學復無絕
無有復無無亦不知憂亦不知喜亦不知畏
亦不知不畏以道觀之不可得而名以衆人

道從經海
觀則頑且鄙似之然此之為頑且鄙也惟聖
人獨也聖人何以獨異于人哉無善者善之
所從生是為萬善毋聖人貴食于母而何所
用學乎逐子者有學貴母者絕學然有貴即
不絕毋無可貴不貴以貴之斯絕學矣只此
絕學無憂一言老聖為人開示道要至簡至
易乃吾人終身究竟安樂處而世學者徒以
有學有憂為能更不思尋向上去所以老聖
斥之曰衆人曰俗人彼曾不知道可道非常

道之解真俗也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兮
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闕象甫吾何以知象甫之然哉以此
孔甚也大也鄧錡云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中
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
惚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中更別有精張
平叔云窈冥莫測是真精是也闕自門出者

一一而數之言道如門萬物皆自此往也漢書此如傳舍所闕多矣陸機賦川闕水而成川世闕人而為世甫美也又始也

王純甫曰孔德之容即前章泊兮未兆以下是也惟道是從言此盛德容貌皆從道出下乃反覆形容道體之妙恍惚窈冥皆幽深微渺不可為象之意物即象也真即精也信即真也變文叶韻與詩體相似逐句而為之說則鑿矣閱歷也衆甫天地萬物凡自道而出者皆是也衆甫與化遷流而道則終古自若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闕衆甫然指闕而言此指恍惚窈冥而言言吾何以知衆甫為道所闕哉正以道體恍惚窈冥無可變壞故衆甫往而道常存若傳舍之闕過客然也禪客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雕則益明白矣

焦弱侯曰道無形容一可形容即屬之德然知德容而道亦可窺如所謂恍惚窈冥是也

人之學道喜于有作至恍惚窈冥類苦其茫
蕩難于湊泊矣不知恍惚無象即象也恍惚
無物即物也窈冥無精即精也暫為假常為
真恍惚窈冥則不以有而存不以無而亡夫
孰真且信于此故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也
昧者乃謂恍惚窈冥之中真有一物夫恍惚
窈冥則無中邊之謂也而物奚麗乎况有居必
有去又何以亘古今而常存乎然則曷謂闕
衆甫也甫始也人執衆有為有而不能玄會于
微妙之間者未嘗闕其始耳闕衆有之始則
知未始有始知未始有始則衆有皆衆妙而
其為恍惚窈冥也一矣

測曰此章之言與絕學無憂意正相發惟道
是從從即釋氏所云隨順義也從則得違則
失有學亦違矣彼道之為物原無可即窈冥
恍惚似有似無而已乃欲于窈冥恍惚中加
功力庸詎能乎且其精甚真古今不去又安
用更求得之頭上安頭祇成贅矣然既曰是

從從亦有道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則真能從者也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莊子商丘之木拳曲軸解以不材終其天年曲則全也水避礙就利萬折而東枉則直也

海窪也而常盈日月舊也而常新此四句凡以明少則得也一少之極也抱一為天下式則得矣岐路亡羊多方喪生所謂多則惑者制材用必有式傳土木必有式皆所持者約所應者博也

測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盈虛之理必然而不可易矣則夫少得而多惑又奚疑焉是以聖人抱一夫人心之有不一者皆以為境勞之不知非境勞之自見自是自伐

自矜種種心生若何能一其我相未忘而有
爭心也故天下得與之爭若乃夫不自見而
明不自是而彰不自伐之功不自矜之長誰
能與之爭明爭彰爭功爭長乎抱一為天下
式固其宜矣此所謂曲則全之道也雖然窈冥
之中且無事直又安用曲曲則全者相反而
相成寓言也曲全矣絕學則得道矣蓋人心
之本自全者非今全也故曰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
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
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
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
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自旦及晡為終朝
自早及暮為終日

呂吉甫曰聽之不聞名曰希言而莫知其所
以言則言出于不言而聽之不聞矣故曰希
言希言者以道言也故曰自然飄風驟雨成

之暴戾非出于常然者雖天地為之尚不能
終朝終日之久人之言而不出于自然則多
言數窮空矣故惟從事于道者為能無我無
我則道也德也失也吾不見其所以異而皆
同之王純甫曰從事于道以道為事即抱一
者也下三者皆指他人言道者有道之人也
德者有德之人也失者失道與德之人也天
下之有道與德者常少而失道與德者常多
若于此有差別相則不惟自與道背而人之不

與者衆矣至入心地平等普然大同和其光
同其塵道者同之德者同之失者亦同之則
我不異人人亦不異我故有道與德者固樂
得之而失道與德者亦樂得之也然聖人非
強求同虛中無我一誠相通而已設中心之
誠一有不足而徒為籠罩之術則機心一萌
海鷗不下欲其樂得之也難矣故曰信不足
有不信測曰雖然道德之與失道失德相去
遠矣若聖人但誠心與同亦成同相有物混

成原不曾異得固常如是未嘗有得失亦常如是未嘗有失聖人知常真見其無異非有意同之也彼切切然生分別念者乃欲于混成之中作飄風驟雨自違天地其能久乎

焦弱侯曰道以自然為至而世希言之者喜于作也有作必有輟惡能久乎即飄風驟雨可見也從事于道者不然從事于道則自然矣自然則本無可得亦復何失無得無失而隨世之得失故為得為失皆信其所至而無

容心焉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為宗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所惡夫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非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訶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地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自也無自則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若緣曷能囿之故曰精覺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

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

跛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舉踵曰跛跛與企同張足而越曰跨跨欲增高跨欲增潤也贅即贅疣之贅贅行行之贅也一說行與形同古字通也食餘人必吐之形贅人必醜之故為物惡

測曰止而立步而行此足之常非人力也若立而益以跛反失其立行而益以跨反失其行彼人性之上不容置力但不增不益自與知與能雖聖人與日用之民無以異也然而人皆不知隨順失我常然徒以機械智故勞役天真猶跛跨之粗相縱已入道中而存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意亦若是而已矣曾不知一切有為皆如幻化太虛中運用孰得據而有之而乃欲傲然以自多是皆立之跛行

道微經
卷一
之躋也置此于道中為餘為贅謂有道者處乎此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混渾通蘇子由曰寂無聲也寥無形也王介甫曰寂止也寥遠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品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古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至曰周行所在無壅曰不殆老子億九有形之物終歸變滅故乾坤有時毀世劫有時壞而況其他乎惟道無形不受變滅雖欲改無可改者雖欲殆無可殆者又曰道生天地天地生萬物則道乃天地萬物之一大母也聖人貴食于母貴此而已矣大者不可量也逝者往不息也遠無窮際也然不離當處反之一心而足

矣故遠曰反四大不言人而言王王者人之
主也亦以王言人耳故下文不曰王法地而
曰人

人法地四句諸家之解不同舊謂轉而相法
于道法自然句義不得通唐李約獨以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為句天地有形有所以為
天地者以天天地地為句可也道又有所以
為道者乎亦支離矣予謂法非效法之法乃
如心法治法之法耳蓋曰人之法即地是地
之法即天是天之法即道是道之法即自然
是通天地人總一自然之道而已正所謂混
成者也測曰有物混成老聖已一言道盡矣
人非得此混成之物亦何以先天地而一體
天地乎此混成之物若因三才而三因萬物
而萬即不得混成矣夫唯道大也故天地人
皆大太一混成也唯道法自然也故天地人
之法皆自然自然一混成也其在未有天地
人之先與既分天地人之後惟是混成曾無

變易雖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于人乎况于物乎然則人固在天地先者也本自圓成非由今得混混沌沌一切有為之功力何從加之此老聖之所為絕學者矣

重為輕根靜為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如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重不可移也根本也靜不可動也君主也躁音竈動之甚而煩擾也重則能使輕故為輕根靜則能使躁故為躁君老子億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地而萬物皆出于地是重為輕根也天下之至靜者莫如地而群動皆歸于地是靜為躁君也王者法地君重以馭輕主靜以勝躁則自然之道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古者凡吉行乘乘車師行乘兵車皆有輜車在後輜車衣車前後有蔽所以載行者之衣食器械以其累重故稱輜重榮觀紛華之觀公羊傳曰常視曰視非常曰觀燕處猶燕居超然

高出而無繫者也萬乘之主處重勢居靜位者也喜于有為而輕天下則輕且躁矣故失根失君

李宏甫曰有韜重則雖終日行而不為輕何也以重為之根也常燕處則雖有榮觀而不為躁何也以靜為之君也故輕則失重根躁則失靜君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捷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

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轍迹車轍之迹瑕玉病也瑕謫有瑕可謫也籌策計數者所用之筭以竹為之關鍵拒門木也橫曰關豎曰捷繩約繩以束之也襲藏也一說如傳襲之襲令其明相傳相襲而無盡也要妙至要而至妙也

測曰道法自然而已不出于自然即有意有

意即有方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惟自然者
無意無意則無方行為善行言為善言計為
善計閉為善閉結為善結救為善救于已無
為于人物無棄斯上善也故行易生迹而行
以自然從心所欲過而不留如鳥飛空何轍
迹之有言易取謫而言以自然矢口而出和
以天倪如風吹萬何瑕謫之有其計則我抱
一而萬態呈形如造化之分別品類籌策安
所用之其閉則寓于恍惚之宇無門無房如

天地之閉塞不由關楗孰能開之其結則葆
此混成之物無縛無脫如山嶽之凝結不待
繩約孰能解之以此救人為善救人故無棄
人以此救物為善救物故無棄物蓋我與人
物同歸于自然有行有言有計有閉有結有
救而皆無其朕是謂襲明襲明明襲而不可
窺也是故我與人渾于一善善人為不善人
師不善人為善人資常善救人矣而不見我
有所與不見人有所得非但我能忘天下亦

能使天下忘我何師何資何貴何愛妙矣哉
聖人之善乎智者亦不知其解故曰雖智大
迷真要妙也

程俱論善言善行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
惟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
為之善其能爾乎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
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
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
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聖人
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知如知子之知守如守母之守雄剛強也雌
柔弱也白明察也黑昏晦也榮尊高也辱卑
下也谿衆水所注谷者水之源皆物之歸也
式法也亦歸之之意王純甫曰此章變文叶
韻反覆吟咏與詩體相類既曰守雌為谿矣
又曰常德不離覆而言之非為谿之後復有
不離之功也既曰常德不離矣又曰復歸嬰

兒申而言之非常德之外復有嬰兒可歸也
下放此李息齋曰官長者視天下猶官之長
之非如家而私之也故官而不私長而不宰
是謂大制不割

測曰此一章正老氏教人歸根復命之旨嬰
兒也無極也樸也皆命根之別名是謂常道
復歸于此是謂常德夫世之人紛紛外役欲
為雄不為雌為白不為黑為榮不為辱弱喪
而不知歸豈有盡哉故老聖教之守雌守黑

守辱以完常德然守則守此可矣又安用知
彼為非先求知之而後守之也惟守雌者知
雄亦能知雄而不為雄惟守黑者知白亦能
知白而不為白惟守辱者知榮亦能知榮而
不為榮守此而不離不感而無不足則我自
復歸吾常而天下之常德無不歸之矣嬰兒
柔弱不知雄強故知雄守雌歸于嬰兒明察
者易盡而混泚不窮故知白守黑歸于無迹
極榮華之觀不事而樸常存故知榮守辱歸于

樸聖人惟得此歸復之妙而用之寧為樸不
為器樸散則為器樸能為器器不能為樸也
官之長之聖人何以能大制不割哉亦曰復
歸于樸而已矣守雌守黑守辱皆聖人所以
復樸者也

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
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
去奢去泰

取如左氏取我田疇而在之之取响音噓羸
力為反集解天下之物或行而先或隨而後
或响而溫或吹而寒或強而剛或羸而弱或
載而往或隳而廢其相反而不齊如此是故
因其勢而道之易簡而理自得也違其性而
為之煩勞而物愈擾也故曰為者敗之執者
失之

呂吉甫曰聖人抱樸以治天下故大制不割
取而為之吾是以見其不得也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天下之為器神器也
惟神道可以御神器神無息也無為也而為
之則御之非其道矣故不可為也為者將以
求成而適以敗執者將以求得而適以失蓋
凡物有行則有隨有响則有吹有強則有羸
有載則有隕事勢相因莫之為而然者則安
可以執而為之哉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凡以輔萬物之自然而我無為焉

王元澤曰至人體神合變與物為一雖兼制
天下而未嘗有故能從容無為而業無不濟
糠粃土苴將陶鑄帝王若夫塊然以已遇物
欲取天下而為之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為者
造作是其有為有我有為之人運轉妨滯天
下之大若將不容方且存乎憂患之間而何
暇治人乎聖人心超有無不物于物故陰陽
交代而我常不遷焉為且執之則物與為敵
萬變糾錯不可勝圖矣故獨行于前而不知
隨者在後如形影之不舍响之欲温而不吹

者之已至如寒暑之相生知強而已則羸者
有時而來知載而已則隕者應手而至此皆
造化之大情朝暮之常態有為者不知由已
不了故有此患而更與為競夫如是則雖介
然六尺之身而憂患之大充塞天壤安能操
神器而不累乎聖人心合于無以酌萬變方
其為也不以經懷如鏡應形適可而止分外
之事理所不為是以去甚去奢去泰

薛君采曰聖人所謂甚奢泰者非謂後世夸

淫踰侈之事凡增有為于易簡之外者皆是
也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
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
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
不道早已

善即有道者也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
如於字人方果于彼我獨果于此也矜自恃

也伐夸大也已止也早已言不久也

蘇子由曰聖人用兵皆出于不得已苟非不得已其事好還或殺其身或禍其子孫未有所得免者也兵之所在民事廢故田不修用兵之後殺氣勝故年穀傷果決也德不能綏政不能服不得已而後以兵決之耳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四者所以為勿強也壯之必老老之必死物無不然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盈而若冲未嘗壯故未嘗老若以兵強天下壯

亦甚矣其能久乎

李息齋曰用兵之害未易一二數也雖幸而勝其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故荆棘生于屯戰之所饑饉起于軍旅之後則其不勝者可知矣故善戰者不敢以取強因其不得已而果于一決以除天下之患若得已而不已兵老而氣衰猶人壯之必老是為不道人之不道尚猶不盡年而死而况于兵乎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居上勢則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佳者佳之謂喜用之也美即佳也左為陽為生右為陰為死老子億東方木主生西方金主殺故吉禮尚左所以見其好生也凶事尚右所以見其惡殺也居上勢者上將軍也而反處右是以喪禮處之

測曰兵不可佳也殺人之器至不祥也故不樂殺人然後可以得志樂殺人者人之所棄天之所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老聖斥之曰不祥指之為凶事明其為喪禮而窮之于不可得志甚矣老聖之好生而惡殺也或者乃謂老聖之言可施于身不可施于天

下亦未之思矣雖然世之論兵以法老聖之
論兵以道夫恬澹者道要也惟恬澹者必不
嗜殺恬澹為上以施之于用兵猶可而况其
他乎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
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
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
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道以無名為常故曰道常無名也賓賓伏也
天地之降甘露民之自均平皆萬物之自賓
者也天氣下交地氣上接甘露不求而自降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民莫令而自均制作也
制即有名矣此樸散為器之時也

焦弱侯曰道即首章所謂常道也無名即首
章所謂無名也以其未雕未琢故謂之樸以
其曰希曰微故謂之小然小而能守之者鮮
矣侯王若能守是見小曰明者也知子守母
者也如此則靜為動君而動為之臣一為萬

主而萬為之賓又孰有能臣樸者哉始即無
名天地之始制者裁其樸而分之也始本無
名制之則有名矣苟其逐于名而莫止則一
生二二生三何所終極將種種名相皆以為
實與接為構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慘殆孰
甚焉誠知無可以適有則有亦可以之無是
故貴其止止者鎮之以無名之樸也知止則
不隨物遷淡然自足殆無從生矣此非強之
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萬物皆作于道
萬物皆歸于道故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
派也異派必會于宗殊名必統于道

呂吉甫曰方其無名固未始有物也樸可謂
小矣而天下不敢臣夫何故天地資之以始
萬物恃之以生則天下孰有敢臣其所自始
與其所自生者哉夫是之謂真君萬物莫不
有真君焉是之謂也侯王若能守則以真君
君萬物萬物孰有德其真君而不賓者乎故
曰聖人作而萬物睹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測曰有分別為智明則如鏡之明分別無所用之故知人止謂智而自知則明勇怯相遇則力見至于自勝則非力之所及故勝人者有力而自勝則強無欠無餘性自足也不知則外慕而不富之心生知則當下遂足矣故曰知足者富自強不息性體固然然志不立則或撓之故曰強行者有志我自有安身立命之所也隨物遷流則失而成起滅故曰不失其所者久若夫人本未嘗死也而妄見為死死而不亡豈待死而知不亡哉方其生也與死同非生之所能存也方其死也與生同非死之所能亡也苟非此之為壽而欲留形住世雖數百千歲其久特得與彭祖齊乃正與殤子等耳豈老聖之所謂壽乎

呂吉甫曰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自知非所

以知常也則知常者乃所以自知也明至于
自知于知人也何有守柔曰強與接為構日
以心鬪非所以守柔也則守柔者乃所以自
勝也強至于自勝于勝人也何有有自知之
明則知萬物皆備于我而無待于外故曰知
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于道也勤行而已矣
無事于他求故曰強行者有志

李息齋曰虛中證實所得不移無古無今浩
然常住是謂不失其所等視死生有如旦暮
生而不有死而不亡是之謂壽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
成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故常無欲可名於
小矣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于大矣是以聖
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汎兮無繫着也可左右即所謂取之左右逢
其源也萬物賴以生而不辭其勞萬物賴以
成而不居其功萬物賴以衣被而未嘗為之
主正所謂汎兮其可左右者有辭有居皆為

有欲生而不辭成而不居者唯道而已無欲則無物故可名于小也

曰吉甫曰可左而不可以右可右而不可以左此物之一曲者非大道也大道則無乎不在故無乎不可也凡物之大者類不可名于小小者類不可名于大是道也惟其可左右也故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為主夫惟不辭不居也故常無欲常無欲則妙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知

主則容之至者也故可名于大雖然既大矣而可名于小則非大也既小矣而可名于大則非小也非大非小此道之所以隱于無名也然則道之所以為大也果不在大也聖人體道者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往歸往也樂以悅耳也餌以適口也既盡也
測曰大象者無象之象也惟復歸于無物者
能執之然此實天下之所咸用者也咸用之
有不往乎往而有害者乎此中無危機謂安
此中無險地謂平此中無否塞之處謂泰安
平泰而尚何害之有其往也往于大象之中
自利自往是往而不去之主也非過而不留
之客也若夫作樂設餌以待過客雖暫止而
終去矣夫道不然餌則有味可嗜道之希夷

常淡乎無味樂則娛人見聞道非形非聲則
不足見不足聞顧其用之不可既矣彼惟外
至也故可欣可厭可取可舍此則與我俱生
者須臾不離豈有既哉雖百姓之日用不知
亦且終身于是信執其安平泰也所以為大
象也有能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
之聲以執此大象者乎知天下一切聖凡皆
歸往矣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

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
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

歛音吸一本作噏闔也張開也將欲云者皆
將然之辭也必固云者皆已然之辭也釋略
曰世之病老子者多以此章之言謂老子為
權詐之學此不深究老子者固字訓義原與
故不同以固為故重可咲也且盈而必缺中
而必昃寒往而暑晝往而夜天道之常也吾

嘗執天道而倣老子之詞曰將欲缺之必固
盈之將欲昃之必固中之將欲暑之必固寒
之將欲夜之必固晝之謂天之有術可乎凡
萬物之生而死榮而悴亦天道也天何心哉
夫仁義聖智老子且猶病之况權詐乎

測曰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
存身也與老聖之言正互相發蓋循環往復
天之道物之理人之事無不皆然惟早知之
士于其固然知其將然在張知歛在強知弱

在與知廢在與知奪為能不入陰陽之彀中耳此幾微而實明故曰是為微明柔勝剛故寧為柔不為剛弱勝強故寧為弱不為強非求勝也知剛強之不可久也譬若魚以淵為命者也脫于淵則獲國之利器以示人則為盜賊之招世之務剛強者是脫淵之魚而示人之利器也終必不免矣使能明歛張強弱廢興與奪之機曷至是乎

李息齋曰微而難見故曰是謂微明或曰在微能明也

呂吉甫曰人之不可以離柔弱猶魚之不可以脫于淵魚脫于淵則獲人離于柔弱則死之徒而已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道常道之大常也作起也興起也鎮壓而定之也

測曰道一無為而已矣即所謂無名之樸也
無為之中自無不為民之化也非待無不為
而化唯無為故化也有化之機將有作之意
世咸以作為美無為之上治不以作為美也
設如世所云因俗為教則皇虞必降為三代
三代必降為春秋迺降而不反是物化我非
我化物矣聖人則以無名之樸鎮之無名天
地之始鎮之以無名之樸蓋反之于其始也
以此化以此鎮無為之外別無治法矣然聖
人抱樸豈曰欲樸而樸哉欲樸即散其樸矣
惟我不知為樸斯下不知為化上下之間同
一無為斯上靜而下正

測曰無為而無不為道德一書蓋屢言之此
老聖之圓教義至深也非無為而又無不為
也即無為中無不為矣即無不為中無為矣
夫滯迹之徒執為為實固不足言即厭有為
之煩而逃于虛寂彼又惡知有無之一貫而
無不為者之常無為也哉或曰此聖人事下

此未易言之是又不然見凡見聖即見有見
無道可道非常道不可道安可離聖未嘗得
凡未嘗失彼視不見聽不聞搏不得衆人役
後不能使之有聖人悶悶不能使之無語為
則衆人熾然為聖人亦熾然為語無為則聖
人之為如水行地如雲浮空衆人之為亦如夢
如幻而已何容分別有無于其間哉故老聖
不曰聖常無為而無不為而曰道夫道之不
隔聖凡明矣達此義者可以當念即有為無
可以當念即凡成聖而世且不墮于有即墮
于無意聖人獨有此妙用也夫聖人獨有此
妙用何以化民則老聖所云萬物將自化者
不乃為虛言乎噫世人日讀老聖之書而不
悟悲夫

道德經測

新安洪應紹著

門人畢熙志校

下經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
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
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
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

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
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
故去彼取此

無以為者其本體固然雖欲為之而無以也
為之而無以為如釋典云如是滅度無量無
數無邊衆生實無一衆生得滅度者意亦畧
同雖不離本體然亦已為之矣仍就也詩仍
執醜虜夫音符韓非先物行先理動之謂前
識一說如釋典前塵之前非有諸已者亦通

測曰道可道非常道豈可得哉上德不德無
得也無得乃得矣故曰是以有德下德不失
德有得也有得乃不得矣故曰是以無德夫
道自道也得之已成附贅矣又况兼利而謂
之仁制其宜而謂之義有文以相先後而謂
之禮者哉失道而德失德而仁失仁而義失
義而禮非虛言也五者雖遞降而要以為無
有為二法而有分別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無
以為是以有德下德為之而有以為有以為

是以無德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上仁也
雖為之而無以為故幾同于上德上義上禮
皆歸于下德之為而禮則充有交相責之意
一莫之應攘臂而仍勢所必至忠信者人之
樸心本來之厚也不識不知者性之實地以
禮文相先後于是忠信薄而爭奪之風起智
識在前種種有為之法皆從以生于是混沌
鑿而天明蔽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大丈夫去彼

取此薄者華者安足為哉雖然有去有取皆
有為法非真丈夫夫惟不居是以不去則老
聖之所謂大丈夫者矣此章之旨諸家皆以
為與儒說牴牾或者又謂老氏所云仁義禮
與孔孟之言仁義禮字義不同皆非也在儒
書中多此類自不察耳仁有堯舜之所病義
有大人之所弗為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能
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
何其所斥之仁義禮與老氏畧同大要當知

無名者道也從道而出在仁不得名仁在義
不得名義在禮不得名禮名之以仁義禮而
固已偏矣則其為失道又奚疑焉易曰仁者
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大抵古聖教
人或導其流或濬其源或使之舍流而直尋
其源言雖有異所以明道一而已言有宗事
有君學者不得其宗而隨言生解紛紛聚訟
祇資前識為亂為愚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

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
為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
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
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為正而貴高
將恐蹙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
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故致數
車無車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致極也下同致之一即同歸一致之意裂破
毀也發發洩也歇消滅也竭枯竭也蹙音厥

真仆也數上聲指車之衆材言致數言隨件而極數之也

測曰凡宇宙間皆得一而已然其得之莫知所始以其在一切之先故但曰昔之得一者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神以之靈谷以之盈萬物以之生侯王以為天下正皆惟此一無有二致侯王者人之主即侯王以言人非獨侯王得一也蓋無物不從此一中安身立命設無此一雖天地神人猶將不免况其他乎是

萬有皆以一為基本猶夫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也侯王自稱孤寡不穀皆識貴高之本矣而不知抱一是以皆不欲蹙而蹙者相尋亦足悲已蓋一者天下至貴至高而不見貴高之迹亦不入貴高之名萬有皆待焉而彼曾不滯于有譬若輪轆軫轂等物會而成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為車至于車而後所有之物皆一也是一無能會衆有衆有總歸一無得一之妙可見

于此矣豈如玉之碌碌則不能為石石之落落則不能為玉滯而不得通者等乎哉玉貴石賤亦高下貴賤之喻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反復也即歸根之義革乘天下之物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有生于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無必生有是故貴其反反者反于無也是故貴其弱弱者無之似也

蘓子由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無形與聲天下之弱者莫加焉然而天下之至強正在乎此此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知靜之為動弱之為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

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
道善貸且成

建言有之謂古立言者有之即明道若昧以
下是也類絲節也建德立德也偷惰也渝變
也貸借也以道賦萬物猶貸也物之所賴以
成也明道若昧以下蘓呂二家之解多得今
雜取之明道而反若昧無所不照而無分別
也進道而反若退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

于無為也夷道而若類和之以是非而休乎
天均一切皆平未嘗削也上德不德如谷之
虛也大白若辱使白不受污此則不屑不潔
之士而非聖人也能無疵而受天下之垢為
若辱矣廣德者廓乎無不容也而未嘗自見
自是自矜自伐斯不亦若不足乎善建者不
拔然因其自然而建之以常無有斯不亦若
偷乎體聖抱神不失其貞而隨物變化斯不
亦若渝乎無南無北莫然四解淪于不測無

東無西始于玄冥反于大通此大方之無隅也大成若缺然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此大器之晚成也大音者聽之不可聞故希聲大象者視之不可見故無形凡此者皆道也深矣遠矣孰可得而名之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成而不居故唯道善貸且成

測曰明道若昧以下十二者皆所謂道隱無名也名實相反莫知端倪下士聞而大笑之以此矣彼徒以情識卜度也豈知道正不落情識安得勿笑乎故曰不笑不足以爲道若中士者疑信相參若存若亡猶滯情識惟得上士冥心默契動而行之已耳無爲而無以爲此之謂第一動行矣夫道我常自有誰得而貸之有笑有存有亡則似有貸矣以常自有爲貸是爲善貸本自完成非今成也動行者不爲增大笑者不爲減至人所以全真與老聖導人長生久視之端一切現在而自其

中下士悲夫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
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
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
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
父

林虜齋曰一太極也二天地也三三才也皆
自無而生道者無物之始也三極既立而萬
物生焉司馬君實曰道生一自無而有一生

二分陰分陽二生三陰陽交而生和三生萬
物和氣聚而生物凡動物背止于後陰靜也
故曰負陰耳目口鼻居前陽動也故曰抱陽
植物則背寒向煖而冲氣運乎其間木絕水
曰梁木負棟亦曰梁取其力之強也故曰強
梁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蓋古人常以
為教故曰人之所教我亦教之曰教父者如
言萬物之母母主養父主教故言生曰母言
教曰父

測曰常無者道妙也損之又損以至于無老
聖之教法也故此章原道而明損益道本無
物一立而萬物生一者生物之主也總以陰
陽二氣冲而成和而後生生無盡蓋陰陽兩
也冲則一矣以此見孤陽不生孤陰不成明
乎損之或益而益之或損矣是以立教者明
示損益之機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
為稱損之益也強梁者不得其死益之損也
貴處賤強守弱皆務損之之意損而後幾于
一道不遠矣

講義道書言一亦有數種有道之一無一之
一也有神之一真一之一也有炁之一一炁
之一也有水之一天一生水之一也有數之
一一為生數之根也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
下希及之

馳騁役使也堅猶剛也間間隙也無間無內

也。以堅御堅，不折則碎。惟柔能後之，以有入有，捍不相受，惟無能入之。

呂吉甫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求之于物，則水是也。水以其柔弱，故幾于道，然而不能無形者也。而猶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氣以其無質，故合于神，然而未能無氣者也。猶能入于無間，又况以無形之至柔而太易之未見氣者哉？故曰：吾是知無為之有益。

測曰：能入衆有者，無也。柔近于無，其用猶若是。况真無者乎？以是知無為之益大矣。古聖以無為為教，所謂不言之教也。此教此益，天下復誰能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多猶重也，甚愛大費，多藏厚亡。凡愛道與藏智識者，皆然，非但俗情也。

測曰吾所大患為吾有身老聖之不欲人貴
身審矣然貴身亦自有道名貨之與身猶旦
莫之身與長久之身也故特借所易明者引
之名與貨皆外物無益于身其得其亡何者
足為吾病而世故其心焉方且甚愛名多藏
貨至竭吾身之精神以殉之其所費而亡者
不大且厚乎此皆不善為身者也善為身者
莫如知足吾所自足于世無求雖欲厚之亦
不得已又莫如知止止于至足更無馳騫何
殆之有不辱不殆無得無亡此之為長久之道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
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
為天下正

測曰清靜者性也入之不得清靜皆自濁之
自擾之成而見以為成即非大成用亦易敝
大成者若缺不知其成也其用遂日新而不
敝矣盈而見以為盈即非大盈用亦易窮大
盈者若沖不知其盈也其用乃愈出而不窮

道徳經
卷一
矣以至大直大巧大辯無不皆然若屈若拙
若訥淵然之中一物不有其清靜孰如之夫
靜躁者情之偏至者也猶能勝寒勝熱况本
性之清靜乎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故為
天下正

吳幼清曰以成為成以盈為盈以直為直以
巧為巧以辯為辯小矣若缺則非成若沖則
非盈若屈則非直若拙則非巧若訥則非辯
乃為成之大盈之大直之大巧之大辯之大
者也

呂吉甫曰夫寒熱者天地之所為有形之所
不免也猶可以一時之靜躁勝之况夫體無
為之清靜以為天下正則安往而不勝者乎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卻屏去也善走之馬却以為糞田之用無戰
陣之事也吳幼清本糞下有車字以東京賦

卻走馬以糞車為証戎馬戰馬也

測曰天下紛紛無時休息皆生于欲有欲故
不知足不知足故欲得是以一念之慄戎馬
生郊至驅天下之生命樂殺人以求之而不
惜其咎叢馬其禍集馬其罪莫重馬豈知一
切外物何關自己夫孰得而有之又何時而
足之若知一念自反混成之中何者不備無
欠無餘欲心頓息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李息齋曰天下有道則能使兵為民天下無

道則能使民為兵人能知道則能使色為空
人不知道則能使空成色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
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蘓子由曰人性之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
之異古之聖人其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
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為物所蔽性分
于耳目內為身心之所紛亂外為山河之所
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

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特能知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測曰人身者道之戶牖也目視耳聽手持足行六尺之軀已盡天地之大美出而求之寧復有道乎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反則一切現成出則彌遠彌少故下章曰為道日損正損其出而求之之念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知不以形故不見而名名不以象故不為

而成成不以事故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測曰絕學無憂老聖之頓教也為道日損老聖之漸教也要歸于無為而已絕學者直下無為全體顯現日損者初則損其俗情次乃損其道念至于損無可損而損亦忘然後與無為相應矣為學之學乃聞見之學非為道

之學故日益若為道則唯有損之一法而已
日益則日遠日損則日近然損亦為也故能
無不為者惟無為者能之未至于無為則遣
事正以安心也果其無一切心而一切法悉
具備矣故曰無為而無不為末四句乃借喻
語夫取至道之難不啻若取天下矣然而無
心于道者恒得之故惟無心于道者可以得
道若其有心不足以得道惟無事于天下者
可以取天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雖然

老聖此言亦自足以訓世禹湯文武之王豈
以天下為事者哉奈何後世之紛紛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
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惴惴為天下渾其
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惴惴恐懼貌為天下之深也

測曰人心原無善不善信不信也有之者從
分別心生也目取色耳取聲分別之所自起

惟嬰孩有耳目而無分別故曰復歸于嬰兒
謂此矣百姓注耳目于聖人是于聖人作聖
見也既于聖人作聖見必于自己作凡見既
作聖凡之見必有善信與不善不信種種二
見豈知聖亦無聖凡亦無凡無善不善無信
不信渾然而已此百姓之心正聖人之所為
心也若聖人別有聖心即非聖人故曰聖人
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以此知不善不信心
亦不動得善得信心亦不動聖人見其不動

故善亦善之不善亦善之信亦信之不信亦
信之人心本不二聖心常不二聖人之得也
即聖人之渾也嗟乎聖人常渾于百姓百姓
乃注于聖人無異相中熾然成異試以嬰孩
當聖人誰知聖人乎故聖人背孩之此章之
言不外有物混成一語此老聖不二法門也
今釋老二家多成聚訟豈知其言一一脗合
讀者自不察耳一切障礙即究竟覺得念失
念無非解脫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

通為般若無明真如無異境界累菩薩外道所
成就法同是菩提正可作此章註疏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
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出謂自無而有入謂自有而無徒類也生之
徒死之徒造物之生死人也人之生動之死
地人之自生死也十有三之說諸家不同今
並記此蘓子由曰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
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
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
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
以寄無思無為之妙也林慮齋曰天有十二
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
全也十二之下又加一數便是十三不謂之
一而曰十三此其作文之奇處言人之生死

皆原于此一也講義原十有三之說解者雖多終無定論然可取者二三家而已或曰在天為南北斗在體為九竅四肢在用為六慾七情或曰古仙有云陽裏十三言有象陰中六七覓無蹤此指水火之成數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與六者乃心腎坎離人之根本也精神屬之心藏神腎藏精精神居身生之徒也精神去身死之徒也蓋水火能生人亦能殺人故曰生之徒十

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前二說主理而蘊為勝後則皆養生家言也攝生如攝政攝官之攝不認生為已有如暫焉管攝之也兕音似爾雅云形如野牛一角重千斤

測曰老聖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兕何所投其角虎何所措其爪兵何所容其刃蓋彼原未嘗生也生則有死本自不生矣奚有死地乎彼夫七情六慾日役于十三之數而不止

通德經通 卷下 九
固徒奉其生死之身即逃于空寂而攝生之
念未忘猶為生生之厚也然則善攝生者忘
生忘生而後無生無死無出無入而後真無
死也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
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
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孰之養之覆
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集解道生之虛無杳冥物之祖也德畜之太

和氤氲物之母也此二句即物生之先而言
物形之聚而成物形可見也勢成之物既形
矣自生而長自長而成自然之勢也此二句
即物生之後而言生者稟其精畜者含其氣
長者遂其形養者保其和也育亦養也成者
完其質熟亦成也覆護也不有不私其功也
不恃不自恃也不宰任其自然非我制之也
測曰萬物皆生于道者也由道有德由德有
物由物有勢物與勢莫非道德也德莫非道

也惟道德能舍一切一切不得而命之道之
所以尊德之所以貴也凡舍之而然者出舍
者尊貴則受命者猶卑賤矣莫之命而常自
然何尊貴如之故道德之尊貴非但以其能
生能為能長而已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
不宰是謂玄德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
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
身不動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

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歿是謂襲常
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皆物之所從出
入者塞而閉之神返于無使物無從入也濟
其事以其事濟之目欲色耳欲聲如聲色之
事是也不可目窺曰小不可力得曰柔小即
樸雖小之小也光者明之發也襲常猶襲明
密而不露也記掩而充襲曰襲

測曰凡有皆生于無無者母也有者子也無
名天地之始是無為有之大始而群有之大

母也故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母則子不待慮而知之矣若逐子則又失母故惟復守其母而子無不歸矣豈有殆焉然守母亦有道矣凡有之役無也豈有之能吾念動于內而物乘之以與念構是我為彼通出入之竇有免有門而彼之事濟吾之患遂不可救矣于是為之塞而閉之窈冥昏默復歸于無物則以無免而塞其免以無門而閉其門終身不復得絲毫事安用勤乎見小曰明見

此也守柔曰強守此也用其光復歸其明歸此也夫逐子者開其兌濟其事自遺身殃者也守母之謂襲常常者常無也常而且襲則非但無有復無無矣孰得而殃之然曰殆曰殃曰不救老聖之為徇有者懼亦切矣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劔厭飲食資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介然有而不化之意夷平也路狹而捷為徑

除治也為宮室臺榭之類也夸誇張也盜夸
夸以致盜也朝甚除至盜夸皆好徑之喻治
田疇實倉廩有國之本計也今朝廷之上
則甚除治矣而本計不脩方且以文彩炫觀
利劔威衆聚飲食資財夸示富厚徒為盜之
招耳豈可久哉譬人不知求大道而矜飾聰
明博聞廣見以招外誘邪徑而已何足為道
測曰何者為大道即無知是已無知即行行
亦無行無知無行復何疑畏可謂甚夷矣若

有知即為徑徑即畏途矣使以介然有知行
于大道種種心生滿前傾仄于此設施寧能
勿畏而民方且舍大道之夷而好徑矜其聰
明廣求知識開耳目之實以來外誘之侵譬
猶有國者不脩本計而塗飾外觀夸以招盜
相引而入于畏途使大道當前而不悟可慨
也夫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
身其德乃真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

長脩之國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
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
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子孫祭祀不輟林慮齋曰有子孫之家祭祀
必不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生
生不窮亦猶是也首三句皆譬喻之詞真即
莊子所謂道之真以治身餘即莊子所謂其
緒餘以為國家者是也

測曰有建未有不拔有抱未有不脫皆非言
也惟聖人建之以常無有而抱一無離斯不
拔不脫矣此其所建所抱者兼利萬世尸祝
無窮一切家國天下皆在吾建抱之中修之
身其德乃真孰真于此惟真故其餘自長自
豐自普家可以觀家鄉可以觀鄉國可以觀
國天下可以觀天下要不外以身觀身而已
何以知其然哉以此也老聖每謂之此此者
何物豈非所謂先天地生者哉不可得而名
故曰此建此為善建而不拔抱此為善抱而

不脫

呂吉甫曰世之脩德者或脩之于天下國家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故曰脩之身其得乃真或脩諸其身而不能推之于天下國家故曰脩之家其德乃餘脩之鄉其德乃長脩之國其德乃豐脩之天下其德乃普也蘓子由曰天地之外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脩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

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嗷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藏蓄不露也螫音釋攫厥縛反以尾端肆

道德經
卷下
毒曰螫以爪足按拏曰攫以羽距擊觸曰搏
此三句指含德之厚者下五句乃以赤子比
之以四指握拇指為握峻音韻說文云赤子
陰也號平聲嗑音益咽喉也嗑音夏聲嘶也
又啼極無聲曰嗑祥妖孽也

蘓子由曰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者也况可
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有心
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
傷之者至矣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無心之人

物無與敵曷由傷之夫赤子惟無心也無執
而握自固無欲而峻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
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終日
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復命
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
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常也故皆謂之常生
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氣惡妄作而
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以無
心而聽其自然日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

其赤子之性矣

呂吉甫曰致道之極則至于復命復命曰常
含德之厚則至于知和知和亦曰常知常則
因其自然而不益生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
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奚以心使氣
為哉故益生則曰祥禍福兆于此而災隨之
矣心使氣則曰強強梁者死之徒夫致虛而
守柔者道也道乃久歿身不殆致實而強則
物而已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測曰老聖每言常亦每教人知常試直指言
之常者何也有物混成古今不去耳目求之
不得須臾離之不能不可得而名名之曰常
已親切無餘矣又須知耶豉不立跨不行知
常者不知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
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則老聖之所謂知
常者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
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

道徳經
卷一
五
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
貴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測曰玄同同于玄也有兌有門有銳有紛有
光塵之別不謂之玄玄同者且不得而親安
可得而踈且不得而利安可得而害且不得
而貴安可得而賤是則以無兌而塞其兌以
無門而閉其門以無銳而挫其銳以不紛而
解其紛不耀以和其光不分而同其塵此玄
同之妙可得而言乎不可得而言乎知者與

知者遇其有待于言乎其無待于言乎然此
道為天下貴而天下不知故聖人為天下以
不言言之

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者在耳如其非其如
苦非苦如商非商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
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爾
况道妙乎所以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

以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
其然哉以此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

通德經義 卷下
器國家滋昏民多技巧竒物滋起法令滋彰盜
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
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李息齋曰我以正治人由人之本正也以竒
用兵由兵之本竒也以無事取天下由天下
之本無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
物而已矣若夫一切有為皆不足以治我多
忌諱則禁防必設禁防既設則民安得而不
貧我以利器示民民多趨其所利而下情難

知則國安得而不昏我以巧示民則民多伎
巧伎巧既勝則竒物安得不起我以法治民
民亦竊法以自便上下相冒則盜賊安得而
不多聖人示以無為示以好靜示以無事示
以無欲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猶
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

測曰道德一書多譚世法實寓言耳施之世
用雖無不合顧其所明者大道也如此一章
深矣遠矣大都發絕學之意首五句明道本

自然但可順之不可為之中八句明有為之
適以病道也末段乃言我但無為一切現在
如禪宗所云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直下無心
真佛自見意與此同于此悟入便可直超無
上豈徒治天下云爾哉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
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
為奇善復為妖民之所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
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淳厚也淳淳厚之極不凜于薄也缺缺同缺
缺其樸之不全者多也奇衰也廉稜也劓割
也皆謂芒利傷物也方無隅故不割廉不劓
則亦不見其廉矣肆伸也直不肆不期伸也
耀光之焰也含其光故不耀也皆藏有于無
之意

測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其政悶悶者不以智治國者也故其民淳淳
其政察察者以智治國者也故其民缺缺夫

悶悶淳淳之世竒正善妖之名不立利害禍
福之意不生至于察察上且揭而示之下乃
群然望而趨之孰知禍福之相倚而正為竒
善為妖之無定邪正與善福因也竒與妖禍
因也然末世之所謂正正或反為竒末世之
所謂善善或反為妖非無正而似無正矣上
善若水老聖之所謂善也以似亂真以小加
大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善不為妖乎然則禍
福之端孰知其極一迷導群迷久相尋而不
悟悲夫是以聖人雖有聰智而不用方不割
廉不劇直不肆光不耀此世之所謂悶悶者
也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又安
用彼察察為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
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
長生久視之道

服制伏也一作復則復命之復也克勝也蒂

花跌也一作抵

測曰老聖曰益生曰祥而此又教人長生何也人本不死而皆自殘耗以趨于盡故教之以嗇嗇而後根自深蒂自固則死而不亡也可長生久視也亦可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人非謂世人我即人也天非謂上天心即天也人易亂故治天為我之主故事嗇者省而留之之謂塞其兑閉其門所以嗇矣服服也嗇則凡嗜欲之性與強陽之氣一時受制故

曰是謂早服服于此即積于此早服之謂重積德也重積德則我力大物力微故無不克無不克則獨往獨來孰知其極所謂有國寓言也如釋氏所云凡人身心是地性是王軀體是城耳目口鼻是門之類此如幻化誰得有之有國者非有其子有其母也有其母故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雖然關令尹有言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

名為妖不名為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測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無為之喻也烹小鮮者撓之則爛治大國者有事則擾聖人無為使人各安于自然而國治矣無為之道神道也聖人以神道治天下山川百靈無不受職天地之間莫神于人鬼豈有能神者哉老聖

又解之曰非其鬼之不神也雖有神而不傷人耳神何以傷人侵人之職是傷人也一切皆聽命于人誰為侵者老聖于是又解之曰非神之不傷人也乃聖人亦不傷人耳聖人治人易至相傷矣然亦以人治人無為自然何傷之有盖有以治之即傷聽其自治則不傷人與人尚爾而况神能傷之乎夫兩不相傷故神人之德交歸焉甚矣無為之道大也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

壯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交會也大國為小國之交會如下流為衆水之交會也牝動而牡靜靜常勝動故曰以靜勝牡動者居上靜者居下故曰以靜為下或曰牝字其一疑衍大國能下小國則致小國之樂附小國能下大國則得大國之見容下

以取謂大國下以取小國之附也下而取謂小國下而取大國之容也大國不過欲兼畜小國小國不過欲入事大國惟能下則各得所欲然小者素在人下其于下人易也大者或恐其不能下故曰大者宜為下或曰末句指人言故不曰大國而曰大者

林慮齋曰此章借大國小國之得所欲以喻知道之人宜謙宜靜非教人自下以取勝也三代而下世多取國之事故因其所見以為

喻耳大國不過欲無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
事乎人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
得其欲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
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
有者須能無始為知道一書之主意章章如
此解者多以其設喻處作真實說以故失之
獨黃茂材云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此語最
當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

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
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
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拱璧先駟馬猶春秋傳乘韋先十二牛也

測曰與有數義由門而堂而與幽深之義也
又室中之與尊貴者所居之處也又與者藏
也萬有藏其間也故曰道者萬物之與寶愛
重之如寶也保保安也又保有也善人固寶

愛之不善人雖不知寶愛而亦安然有之美
言道言也可以市無言不售也尊行道行也
可以加人凡行皆出其下也此所謂善人之
寶也人有不善道無不善不善之人皆道中
人何棄之有此所謂不善人之所保也明乎
道之為貴矣故天子三公以爵貴拱璧先駟
以物貴皆不足貴也不如坐進此道凡一切
無可坐進者惟道可坐進不離現在周遍十
方矣古人何得不貴此道哉夫常無者老聖

之道奧也而曰求以得有求有得不着有邪
以無求求以無得得也得尚無得罪于何立
當其得時有生以來積習之愆一朝盡釋如
杲日中之點雪無復可尋何罪不免然則此
道之為天下貴至矣極矣蔑以復加矣雖然
既曰不善人之所保矣則善人之寶之不乃
贅乎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
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

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事所為之條件也味所為之理趣也作起也測曰為無為以無為為也事無事以無事事也味無味以無味味也此三句乃一章之大要下大小多少怨德難易大細皆對待法圓則皆妙偏則皆礙者也大小者形聖人不滯于形無大小也多少者數聖人不限于數無

多少也怨德者情聖人惟以德施而已不見有怨不知所報也易者易簡之易圖難于易以難事必作于易故細者不可見之細為大于細以大事必作于細故若夫輕諾之寡信也多易之多難也俗情之偏動輒成礙聖人則一切法皆圓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無大小無小多無多少無少怨無怨德無德難無難易無易大無大細無細故謂圖難于易也可謂難之故終無難也可謂為大于細也

可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也可噫非聖人心
同太虛不啻一象言難即着于難言易又着
于易言大即着于大言細又着于細孰能無
為無事無味大小難易在在皆圓絕無啻礙
也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
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
之執者失之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
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
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其安易持以下十二句皆喻意也慎終如始
始字即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之始李息齋
云難得之貨不必金玉身外之物皆是矣復
反也過非必徇欲執學為真而不知反皆過
也

測曰此一章皆論自然之意天下惟一自然

而已矣道法世法莫非自然不由人力如持
于其安謀于其未兆破于其脆散于其微為
于其未有治于其未亂皆因自然之勢非智
巧所及也又如植木必由小而大設當毫末
即求合抱必不得合抱矣又如為臺必由卑
而高設當累土即求九層必不得九層矣又
如行道必由近而遠設當足下即求千里必
不得千里矣以是知自然者不容為不容執
也為必敗執必失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

無矣夫無為無執大道固然入性之始也慎
如其始終有何敗凡幾成而敗之者皆有為
有執之人終不如始故敗也第為與執之端
甚微有欲與學皆非自然皆為皆執皆敗皆
失非但欲物欲學俗學為然也是以聖人絕
欲絕學欲不欲也學不學也衆人以欲貴貨
我不欲故貨輕衆人以學成過我不學故性
復夫自然者萬物之所宗也我自然而不敢
為則可以輔萬物而成自然之妙矣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於大順

楷模也式法也下徹曰深旁周曰遠反乃順者司馬曰物情莫不貴智而有玄德者獨賤之雖反于物乃順于道一說反復也與物皆復其初乃大順也

測曰老聖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為道者在己若此于民亦然察察昭昭所謂明之也若昏悶悶所謂愚之也明之者是非之心明是非從之而起是非之末或化為爭鬪愚之者不識不知帝力何有日用飲食徧為禽德國之福孰大焉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夫人之德二有為無為而已矣愚無為還于混沌智有為雕其太璞故楷式者物理一定不可與易者也知此兩者已

至于不容為之地深矣遠矣亦不得而易矣
似與物反乃于道順吾不知此德之名強而
名之是謂玄德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
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
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

王之為言天下所往也欲上欲先之欲如欲
以觀徼欲以觀妙之欲非真有此欲也與前
章曰欲不欲意同有不欲之心體即欲不欲
矣行上人先人之事即欲上欲先矣以言下
之如孤寡不穀之類以身後之如受國之垢
之類重壑也不重不以為壑已不害不以為
病已也推推戴也

測曰此一章皆論不爭之意以言下以身後
世法也聖人之所不能違也何也欲上民先
民者道固如此矣聖人如海海下百谷不知

其下也故百谷莫能與海爭聖人下天下亦不知其下也故天下莫能與聖爭曰莫能與之爭者雖欲與爭而不能也彼且和其光同其塵處于天下同歸之地何自而與之爭哉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一本首句我字下有道字肖似也成器長者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衛護也

呂吉甫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無乎不在者也彼見其無乎不在無可擬者謂之似不肖不知其無不在而似不肖乃道之所以為大也蓋萬物莫非道也道外無物矣道外無物則無所肖者此其所以為大也若有所肖則

道外有物矣道外有物則道有所不在其尚
得為大乎故曰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
惟大故似不肖若肖又矣其細蓋我之道所
以如此之大者以吾無我而不爭故也惟無
我而不爭故能持人之所難持我有三寶保
而持之一曰慈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而我
守之兼愛萬物非慈乎二曰儉治人事天莫
如嗇去奢去泰以約為紀非儉乎三曰不敢
為天下先未嘗先人而嘗隨人人皆取先已

獨取後非不敢為天下先乎夫慈近于弱矣
而能勝剛強是能勇也儉為嗇矣而用不可
既是能廣也不敢先為後人矣而聖人用為
官長是能成器長也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
且廣舍其後且先則剛強之徒而已死不亦
宜乎夫軍旅之事愛克厥威允罔功則慈宜
若有所不行也然行兵之本所以能立威者
慈而已故戰則勝守則固也夫惟慈故儉儉
故不敢為天下先則慈者三寶之所自始也

舍其慈則死保其慈則生則慈乃所以衛吾
生者也故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立而三
寶舉矣

王元澤曰道為萬物之祖故體道者物當似
我我豈似物乎若我似物則我亦一物物大
而我小矣凡三寶者皆俗情所謂小而至人
之所以為大也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
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戰士也蘓子由曰士當以武為本而行之
大以怯若以武行武則舍慈且勇死矣聖人不
得已而後戰怒為忿兵是以我故殺人也故
不武不怒二者皆不爭之意也蓋至爭者惟
兵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羅什曰心形既
空孰能與無物者爭釋略曰何謂古之極道
生天地者也豈非古始而為古之極乎
李息齋曰聖人身且不有而况于爭由其不

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故為士則不
武當戰則不怒勝敵而不必與之爭用人而
不必加其上故能以德服人而人樂為之用
是謂配天古之極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吾不敢進寸而
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
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
矣

用兵有言古用兵家有此言下文是也行上

如字下戶剛反言行列也仍就也兵五兵戈
矛及戟干也抗舉也

蘓子由曰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
意于爭者也退者無意于爭者也苟無意于
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
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聖人以慈為寶輕
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為慈矣
兩敵相加而吾出于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
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吳幼清曰此申言慈之寶為主肇兵端以伐人也為客不得已而應敵也進寸難進也退尺易退也不為兵首但為應兵雖為應兵亦不欲戰不敢近進寧于遠退

王純甫曰不敢為主而為客史所謂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者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易所謂師左次無咎者也是皆至誠情怛不嗜殺人之意所謂慈也夫如是則行雖有行而不恃之以為武猶無行也攘雖有臂而不欲以加人猶無臂也前雖有所就而不敢輕交猶無敵也手雖有所執而不肯輕用猶無兵也皆不敢以兵取強于天下之意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易知易行性自足也聖人之言言此而已此即言事之所為君宗者乎宗者族之總君者國之總道者言事之總我者貴一作則我貴

矣

呂吉甫曰言有宗事有君天下不知其宗與君是以不吾知也何謂宗無為而自然者言之宗也自其宗而推之言雖不同皆苗裔而已矣何謂君無為而自然者事之君也得其君而治之事雖不同皆臣妾而已矣惟其不知宗之與君此所以不吾知也夫道之所以為天下貴者以其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故為天下貴使道而可以知知識則何貴

于道哉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以若辱若愚之容而大白盛德天下鮮儷者是之謂被褐懷玉

測曰使聖人有知為天下之所不知則聖人已不足貴矣惟無知而天下莫能知故貴也凡天下之期知聖者皆欲以知知也以知知無知不亦遠乎即使知之亦知聖而失我矣夫老聖之所謂甚易知者以自知故易也自知即知聖不自知無復得知聖處矣是以聖

人被褐懷王也非表裏之異惟無知為被褐亦無知無不知為懷王耳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測曰老聖之斥有知嚴矣然則道為何物哉至于此章乃不惜秘密直為世人微細剖出蓋所謂無知非同虛空斷滅無知也本來覺性自靈自妙真如易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者惟忌起心滯相作意為知耳不知之

云猶無知也知以無知則得吾知體是稱最上無知起知知反以失病莫大焉故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兩言而道法世法盡之矣然治此之病自具要法恒情受有之病蓋見有為妙也但知有為病即有何從生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且然况其凡乎則夫入道何難能勿生知病而道自在我矣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歎其所生夫唯不歎是以不歎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

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威謂情欲之慘大威則死也居如廣居之居
狹者自狹之也歿者惡而棄之即厭而離之
之厭也夫唯不歿以心言是以不歿以事言
無歿生之心是以能不為厭生之事也自貴
即後章貴生言貪生之心太重也

測曰生死之際世人共畏所謂大威也不知
七情六慾之慘實為生死之根其威尤可畏
而民不知畏之自戕自賊以趨于盡于是乎

大威至矣是以聖人教人超生世之不能脫
離生死者大都有二種下士即而就之狹其
所居者也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日域吾心于
聲色之中此徇生執有之徒也中士厭而離
之歿其所生者也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
生亦本無形非徒無形亦本無氣無氣無形
無生孰為可歿乃以生為桎梏而求脫之此
枯槁寂寞之士也狹所居者固不足言厭所
生者亦生滅法故戒之以無狹其所居無歿

其所生然厭生在心不在事有其心乃有其
事無其心即無其事矣故曰夫唯不斁是以
不斁其唯聖人乎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
見者有着知與見相反則無着也貴者貪生
愛與貪相反則不貪也不自見不自貴與狗
生者異矣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與斁生
者又異矣此所謂不即不離上士也去彼取
此亦何嘗生去取之心哉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
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来坦然而
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殺猶死也利謂活害謂殺不召自来如莫之
致而至者是也坦一作緝音闡悠緩也

蘓子由曰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
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
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
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

哉故聖人惟以常為正其于利害之故未嘗
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
天道之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
要于終勝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夫誰召之哉緝然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
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以耳目觀天見有善而
得禍惡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多失也
惟能要其始終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
廣大雖踈而不失也

呂吉甫曰勇于敢者人以為利而害或在其中
中矣勇于不敢者人以為害而利或在其中
矣然則天之所惡殆非可以知知而識識也
是以聖人之動也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
猶難之若此者以天之惡為不可知故也
吳幼清曰敢于為惡之人乃天之所惡然天
之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為天所惡之
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難之不敢輕易殺

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則為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于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来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坦然平易而巧于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踈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

李宏甫曰勝以不爭應以不言求以不召正天之踈而不失也若爭而後勝雖不踈必有失矣

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矣

竒邪也孰敢孰敢為竒也

呂吉甫曰何謂常有司殺者殺天網恢恢踈

而不失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則司殺者天之
謂也刑戮有出于好惡而不聽天討則是代
司殺者殺也代司殺者殺是代大匠斲代大
匠斲希有不傷其手者矣則代司殺者殺其
傷可知也

張來曰天下未嘗無刑而為奇者不止則死
之不足以懼物也明矣夫物不患無殺之者
也萬物泯泯必歸于滅盡而後止則常有司
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

威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有所不及也是代
大匠斲希有不傷手者矣然則操政刑生死
之柄驅一世之民而使之從殆非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
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
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首二段皆喻意第三段亦喻意也李息齋曰
上多取則下貧上有為則下亂必然之理也
蘓子由曰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

道徳經
卷一
三十三
為而生自全矣王純甫曰無以生為者賢于
貴生即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
由粗及精要歸其重于此耳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
上

脆輒也共拱同合手曰共商桑穀生于朝七
日大共董音如字言人共伐之也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無形而不爭則天下之
至柔弱而人莫之喻也故以有形喻之雖人
與物凡有形者皆以堅強而死柔弱而生而
况體無形之道而不致其柔弱其可得乎是
以兵強則恃之而驕我驕而敵乘所以不勝
也木強則伐所以共而舉之也非徒然也而
以位言之則天以氣在上地以形在下氣則
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為事上君以無為畜
下有為則堅強無為則柔弱堅強居下柔弱

處上物之理也然則柔弱之能勝剛強可知矣

蘓子由曰冲氣在馬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馬則事無堅強之累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其不欲見賢

抑之舉之二句言張弓有餘不足二句言天道凡弓弛之而俯其體則弣在上弣向下張之而仰其體則弣向下弣在上是抑弣之高者使之向下舉弣之下者使之在上天之損有餘補不足亦如之也見賢遍反蘓子由曰為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故不欲見賢

陸希聲曰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極天則降陰降極地則升此則

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天道盈虛一歲七
閏損日之有餘補月之不足人道則不然損
不足之民而奉有餘之君孰能以天道為人
道損已之有餘以奉天下之不足其唯有道
者乎為而不恃成功而不居以不欲見賢于
人也天下所以謂之大似不肖謂此矣

呂吉甫曰天之道非故以抑高而舉下也無
為而任物之自然則高者為有餘不得不抑
而損下者為不足不得不舉而益人之道則
不能無為不能無為則不能無私不能無私
則至于損不足以奉有餘不足異也

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
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
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
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呂吉甫曰天下之柔弱莫有過于水者而流
大物轉大石穿突陵谷浮載天地惟水為能
則是攻堅強者莫能勝也所以然者以其雖

曲折萬變而水性不失是其無以易之也夫
水之為柔弱而柔弱之勝剛強天下莫不知
之而莫能行故老子論道德之將終而數數
及此又引聖人之言以信之明王者所以服
天下在此而不在彼也夫三代之王必先其
令聞而曰受國之垢與不祥而為社稷主為
天下王何也蓋必先其令聞非過名之言也
不及名之言也受國之垢與不祥則過名之
言也名不足以言之也此言之正也正言而
不祥而受之者也

李宏甫曰以堅強攻堅強雖能勝之終必缺
陷故攻堅強者莫勝于柔弱柔弱者不期勝
而自勝也故又戒之曰其無輕易柔弱為也
畢竟柔弱能勝剛強而剛強者不與焉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是以聖人執左
契而不責於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

親常與善人

和和解也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謂善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各執其一左契在主財物者之所右契以付來取財物之人曲禮曰敲粟者執右契戰國策曰操右契而為公責德于秦魏之王史記曰事成操右券以責蓋左契待合而與之右契所以責取也左契以與右契以取吳幼清曰執左契者已不責于人待人來責于已有

持右契來合者即與之無心計較其人之善否和怨者有心于為善人也不若無心待物如執左契而不責于人靜中觀物任其自然也司契司左契也徹通也即周徹法之徹恐其不均故為徹法以均之司契者任人來取無心計較于人故曰有德司徹者患其不均有心計較故曰無德有德者司契而不責取于入所謂善人也

李息齋曰怨不可和也和之必有餘怨以此

為善未足善也是以聖人治世恩怨取與吾
何心哉如契之適合于符而已盖大小長短
彼各有契自合其契而吾無容心焉若必欲
強適之是司徹非司契也天道亦然天道無
親常不失善盖亦司契而已

林慮齋曰恩怨兩忘方知至道人有大怨于
我而欲與之和雖無執怨之心猶知怨之為
怨則此心亦未化矣此心未化則餘怨尚在
安得謂之善此誠至理之言然亦借喻也執

左契而不責于人忘而化矣亦借喻語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
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
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服安其居
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
相往來

五人為伍十人為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
之具為什物吳幼清曰十人為什百人為伯
什伯之器重大之器衆所共也不用者不營

為不貪求不往來重大之器無所用也重死
視死為重愛養其生也甘其食以所食之食
為甘也美其服以所服之服為美也安其居
以所居之居為安也樂入聲望平聲相望相
聞近也至老死久也近且久而不相往來各
足故也財足則無事乞假道足則無事咨詢
呂吉甫曰三代以來至于衰周其文弊甚矣
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之言救之以質以
反太古之治然詩書之所言則止于堯舜三

代而老子欲反之太古何哉曰夫世與道之
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以使人反性命之
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試
此其所以必反之太古之治也然世去太古
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
之何也曰禮至于兼三王樂至于備六代其
文極矣然而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
和羹之下樂不以磬管清聲而加之朱絃疏
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

彼而所欲反本復始者如此也方斯時也孔子方求文武周公之墜緒而賡之老子乃論其道與世如此其意猶是而已矣譬之月建已火始王而金氣已生于其間矣此五材所以相繼而不絕也故聞古之治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有舟輿而不乘有甲兵而不陳則舉大事用大衆非得已也聞其民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相聞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則煩文倦令胥稽趣留而足跡接乎諸侯之

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非得已也則不得已者常在于此而所欲復者常在于彼也則其肯煩事以深治人之過乎然則欲天下不安平泰不可得也夫聖人之言豈小補哉

王元澤曰小國寡民則民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驗也無道之世民貪土瘠末盛本衰利欲勝乎好生貪求在于外慕故觸刑犯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跡交乎四方矣

樂生遂性則重死安土無求則不遠從此盡
性之治民亦盡其性者也竊嘗考論語孟子
之篇終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為
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效可稽也老子大聖
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反本盡性之時故獨
明道德之意以收斂事物之散而一之于樸
誠舉其書以加之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效
也故經之義終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辨辨者不善知者
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
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
而不爭

呂吉甫曰道之為物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
之不得可以默契不可以情求者也則信言
者信此而已安事美善言者善此而已安事
辨知言者知此而已安事博由是觀之則美
者不信辨者不善博者不知可知已何則雖
美與辨與博而不當于道故也道之為物未

始有物者也聖者與道合體夫何積之有哉
唯其無積故萬物與我為一萬物與我為一
則至富者也故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
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既矣安
有能愈有而愈多乎老子之道以有積為不
足雖聖智猶絕而棄之是無積也故至無而
供萬物之求則是愈有而愈多也而學者于
是不能剗心焉則不可得而至也凡物有所
利則有所不利有所不利則害矣唯天之道

無所利則無所不利無所不利則利而不害
矣凡物之有為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
人之道雖為而無為無為故無我無我故不
爭是亦天之道而已矣

焦弱侯曰或曰老氏之為書使人得以受而
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
乎辨察萬事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
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辨知而不博者存
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

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不積則言無言矣
言而無言故非不為人而未嘗分已之有
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損已之多斯何惡于辨
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
天下爭則多言數窮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
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學者于此而
剗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故曰教而無
教何必杜口于毗耶言乃忘言自可了心于
柱下讀者其勉旃哉

測曰老聖之所明者常道也唯常故既為人
已愈有既與人已愈多非常而欲愈有愈多
不可得矣何以能常唯不積者能之道可道
非常道積則道之矣夫唯不居是以不去其
聖人之所謂不積者乎夫積而得者非假之
歲月未易至也不積則何煩歲月以日用之
民立地成聖亦尋常事矣是故無難于為人
與人也雖然我為人必有受我為者我與人
必有受我與者受為受與則我不積受者積

通鑑綱目 卷之四
矣斯不亦利而害之乎苟其無受為受與者
老聖將誰為誰與哉然則道德五千文亦似
美言不信也夫則讀老子者亦不積老子之
言乃為親見老子矣



書